

# 黑鬼与狗 不得入内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16)

林登·约翰逊总统所说的马歇尔是出身在贫穷之家，那只是一句戏言。其实马歇尔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虽然不富有，但并无温饱之忧。

马歇尔于1908年7月2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Baltimore)出生，他出生纸上的名字叫做“瑟路格谷德·马歇尔(Thoroughgood Marshall)”，是他的父母为了纪念他的祖父母而命名的。

马歇尔的父亲是威廉·甘菲德·马歇尔(William Canfield Marshall)，他不但是个平庸之辈，而且酗酒，这个毛病，一辈子都没有戒掉，为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家庭，带来不少的烦恼。

威廉·马歇尔的大半生，都在餐馆行业中度过，是一个典型的普通非洲裔美国人。他在小的时候，为了与自己的父亲赌气，连小学都没毕业就突然的离开学校，终身不再踏入学校一步。

马歇尔的母亲诺玛·阿里卡·威廉斯(Norma Arica Williams)，是一位了不起的时代女性，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小学老师，在她的生命里，只有丈夫和两个儿子，为了他们，她可以牺牲一切。诺玛·威廉斯是马歇尔全家的灵魂、当家、厨师、主管与法官，因为有了她，马歇尔的全家才能凝聚在一起。

“瑟路格谷德”是马歇尔祖父母两人名字的结合，又长又难念，极度的不顺口和不方便，他自小就对这个长名字有所看法，私下要他的小朋友们叫他“瑟谷德(Thurgood)”。

马歇尔在六岁上小学时，终于忍无可忍，告诉他的双亲说，这个名字实在替自己带来了太多的嘲笑与不便，请将之改为比较简单而且顺口的“瑟谷德”，他的双亲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得照办。

马歇尔在两岁时，由于他父亲要到纽约投靠他的姊姊丹梅迪亚·梅迪(Denmedia Medi)，于是全家搬到了纽约的哈莱姆区居住，大家挤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四年后因为马歇尔的外祖母在一次意外中摔坏了腿，需要诺玛·威廉斯回去加以照顾。虽然马歇尔全家都喜欢纽约，尤其是热闹的哈莱姆区，更使他们全家对之依依不舍，但无奈于亲情的呼唤，马歇尔又跟着父母搬回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老家。

返回巴尔的摩市后，马歇尔全家搬进了他舅父费雅拉斯·门托尔·威廉斯(Fearless Mentor Williams)的家中。这期间，老祖母经常用一张大毯子把小小的马歇尔包起来，搂在怀里，有空时就叫马歇尔到自己的厨房里，一边教导他如何烧饭菜，一边叮咛他说：

“你父母一直想你将来能当一位医生或者是律师，能成的话，当然是好的了，如果不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做一名厨师好了，你听说过一位好手艺的黑人厨师会担心没有工作吗？”

马歇尔的舅父费雅拉斯·威廉斯是一位文质彬彬，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的好人，他是B&O铁路公司(B&O Railroad)董事长的秘书，负责董事长的午饭与会议安排，常年的忠心服务，使董事长对他依赖良深，视之为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1951年9月份的《铁路局杂志(B&O Magazine)》有一篇报道说，费雅拉斯·威廉斯是铁路局里最为重要的黑人员工之一。六岁的马歇尔搬到他家时，34岁的费雅拉斯·威廉斯自己并没有孩子，因而他视马歇尔为己出，悉心照顾，这种无私而真诚的爱，影响了马歇尔一生的性格。

马歇尔在六岁时，进入与他家只隔三条大街的103小学，开始接受正规的基础教育。这栋红砖黑顶，楼高二层，只有12间教室的小学是西巴尔的摩市最拔尖的黑人学校，一直是马里兰州的模范黑人学校。

马歇尔的个性，自小就是温和有加。根据马歇尔儿时最好的朋友吉米·卡尔(Jimmy Carr)回忆说，在小学读书时，马歇尔和他哥哥正好相反，从不在街头打架闹事。

小时候的马歇尔，虽然从不惹是生非，但却是位调情高手。他小学时代的同学朱莉亚·伍德豪斯·哈登(Julia Woodhouse Harden)回忆说，她小的时候，就经常被小马歇尔“调弄得几近疯狂(he used to drive me crazy)”。

马歇尔自小就有经济头脑，他在七岁那一年，已经知道如何赚零用钱。马歇尔在他舅父家的邻居，一位叫罗伊·黑尔(Roy Hale)的犹太人开的小杂货店里帮忙，薪水是一毛钱一天，另外还可以随便吃个够。工作很简单，只是将客人买的杂货，用小红车子推着，送到客人的家中。

马歇尔工作的第二天，由于有了下班后可以随便吃个够的优厚条件，小马歇尔就不客气了，放怀大吃起来，结果一下子吃病了，罗伊·黑尔先生只得亲自送他回家，然后笑着说：“这下子可把你贪嘴的毛病治好了！”

罗伊·黑尔先生的儿子萨米·黑尔(Sammy Hale)是马歇尔最好的玩伴和朋友，两人同时在杂货店做小工，并没有什么黑白种族问题，朝夕相处，称兄道弟，形影不离。每隔几天，马歇尔就会在罗伊·黑尔先生家里吃顿晚饭。而罗伊·黑尔先生对于这位聪明伶俐的小邻居，特别的刮目相看。在那个年代，黑白同桌吃饭，是一种不太可能甚至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马歇尔的家庭背景其实蛮简单的，他的祖父索尼·马歇尔(Thorny Marshall)，本来悠哉游哉地在非洲刚果生活。幼年时在郊外玩耍，被一位正在该处打猎的美国白人碰上了，于是一根绳子，就将之绑在船舱底层，运送回美国做为自家的奴隶。

谁知道这个小奴隶，并非那位奴隶主想象中的那么温顺。这位绝不是盏省油的灯的小家伙，老是替他的主人兼老板惹是生非，并且经常的满嘴怨言，使主人头痛万分，三番五次的想将他卖掉，但都被口齿伶俐聪明能干的索尼·马歇尔说服而改变主意。可是事后索尼·马歇尔还是依然故我，照样惹是生非。

白人老板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于是把索尼·马歇尔叫到面前说，我可以给你自由，条件是你必须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再回到弗吉尼亚州东边来，索尼·马歇尔用他那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住老板一会儿，紧接着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索尼·马歇尔自由后，由于能说会道精明能干，不出几年，居然成为小康之富。索尼·马歇尔为了能衣锦还乡，带着积储起来的金钱，将他旧主人家旁边的一小片土地买了下来，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安家落户的生活起来。

那位心肠恶毒而且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老主人，就因为家门旁边有了一户黑人，而且是自己昔日的奴隶而伤心苦恼不已，视之为奇耻大辱，可是毫无办法，他一直到死，都被这种心态折磨着。

索尼·马歇尔后来参加了美国陆军，因为身手敏捷反应敏捷，被派到专门对付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强盗的特种部队，并且屡建奇功。1874年因为索尼·马歇尔有长期拉肚子的毛病，被迫提早退伍。他用一条毛毯将自己卷起来，坐着火车返回巴尔的摩市时，这位只有24岁的勇敢战士，只剩下了半条小命。

1879年，大病初愈，索尼·马歇尔与邻居安妮·鲁宾逊(Annie Robinson)结婚。成家立业后，索尼·马歇尔在一家叫做巴纳姆酒店(Barnum Hotel)里当餐厅服务员。这时，他们的长子威廉·马歇尔出生了，这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就是马歇尔的父亲。

索尼·马歇尔强硬的铁汉作风，使马歇尔全家在西巴尔的摩市的地位特别的突出，无论白人黑人，都不敢轻易招惹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15年1月10日，时年66岁的索尼·马歇尔因心脏病去世为止。索尼·马歇尔之死，象征着一个彪悍型强人家族时代的结束。

马歇尔的外祖父以塞亚·威廉斯(Isaiah Williams)，亦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前后两次的美国海军服务，使他有幸环球周游。以塞亚·威廉斯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在南美洲等国看过莎士比亚的舞台剧，听过欧洲的合唱团，见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风土人情，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曾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为国立功，经历过无数次的大场面。

1869年12月30日，以塞亚·威廉斯胸前挂满了勋章，在费城从美国海军光荣退伍，在一贯处于奴隶环境的美国黑人当中，他可谓鹤立鸡群，人中龙凤，特别的出类拔萃。

1872年11月，以塞亚·威廉斯与时任私立学校老师的玛丽·福塞特(Mary Fossett)结婚，夫妻相敬如宾，恩爱异常，一口气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在1885年出生的诺玛·威廉斯，就是瑟谷德·马歇尔的母亲。

婚后美满的生活，加上前卫的思想，使他很快成了巴尔的摩区黑人社区的天然领袖。每一次白人警察在无理殴打黑人时，以塞亚·威廉斯必会出面与之相抗，讨个公道。以塞亚·威廉斯的正气，使当地的白人也另眼相看，不敢冒然犯之，连以白人为主的美国共和党，亦争相邀他加入，以壮门面。以塞亚·威廉斯返回家乡后，意气风发，奋发图强，四邻敬之。

以塞亚·威廉斯上白人的教堂，进白人的餐馆，与白人打交道时不恭不鄙，平等论交。当地的白人，因畏其夺人的风采，尊敬与惧怕各占其半，多不敢犯之。以塞亚·威廉斯意欲用一生之力，来为美国的黑人争取平等民权，可是在封建反动势力的封杀下，以饮恨告终。但是他连做梦都没想到，毕生未竟之业，竟由他的外孙瑟谷德·马歇尔来完成了，这岂非历史的偶然性吗？

以塞亚·威廉斯从美国海军退役后从商，利用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在巴尔的摩市西区买了一栋房子，在那里安家落户养儿育女。无巧不成书，那从德国移民来的邻居，又是一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欧洲封建白人。

两栋房子之间，有几条破烂不堪的木栏杆，将两栋房子分隔开来。这位自高自大而且极度小气的美国白人，一来为了省钱，二来为了与这伙黑人邻居划清界线，于是向以塞亚·威廉斯提议，可否两家各出一半钱，在两家之间修一面高木栏。以塞亚·威廉斯一听，就一肚子的火，这不是自己出钱买侮辱吗？于是他大声地向着这小气的白人邻居吼道：“滚你妈的蛋吧！”。

马歇尔的父亲威廉·马歇尔继承了家族里强硬的好汉个性，脾气倔强且不服输，自小调皮捣蛋，天下第一，无人不知，在学校里是老师们最为头疼的学生之一。有一次，老师们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得去找威廉·马歇尔的父亲投诉，狠狠地告了他一状，并请他父亲配合着管教一下，索尼·马歇尔的暴戾个性，又一次的显露出来。

索尼·马歇尔听后怒不可遏，二话没说，就冲着学校而去，一路直奔威廉·马歇尔的课室，推门而入，一手将威廉·马歇尔按倒在课桌上，一手解下皮带，当着他老师和小朋友们的面，一点不留情面，死命地抽打一顿，吓得全班师生鸦雀无声，没有一个敢动。威廉·马歇尔在师友面前挨了毒打，颜面全无，羞于与众人再见，愤怒之下，发誓终生不再踏入学校一步，致使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出外工作谋生。

马歇尔的祖父逐渐地有了经济基础，家庭环境也跟着有所改善。老祖父从军队退休后，在一家高级酒店当服务员，同时也在自己家的地库里，开起了小型的方便杂货店。威廉·马歇尔就在自己家的杂货店里，学起生意经来了，没想到这家小型的家庭杂货店，居然生意日渐兴隆，于是父子二人又在外边大街上租了一片店面，正式经营起杂货店生意来了。

马歇尔秉承着家族的传统，庄敬自强，威武不屈，当仁不让。对于不平等，绝不妥协，绝不逆来顺受。老祖父经常教育家人，也经常教育威廉·马歇尔和小马歇尔，人必自敬，然后人人敬之的道理和原则，祖孙三代，绝不接受种族歧视，尤其是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必严抗之。

这里有一个关于马歇尔对于种族歧视“必严抗之”的小故事。瑟谷德·马歇尔十五岁那年，他在上课之余，在一家犹太人的帽子店找到了一份半工，他的工作是把做好的帽子，乘着公车送到客人的家里。

这一天，马歇尔拿着一大叠新帽子在公车站排队时，也许是拿的帽子太高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意中顶着了前面也正在排队的一位嚣张的白人，那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狂妄白人，转过头来，用恶毒的声音骂道：“小黑鬼，你要小心点！”马歇尔听后，怒不可言，立即反唇相讥，毫不退让。

这位认为天是老大而他应该是老二的无礼白人，看见这位其貌不扬的黑小子，居然敢用语言来冲撞自己，这还得了？不由的勃然大怒：“你怎敢如此的跟我说话？”说罢，一巴掌将马歇尔拿着的一大叠帽子打得散了一地，滚得七零八落，有的甚至掉进了污水沟。

马歇尔见此，二话不说，冲上去扭着这个家伙就打了起来。白人警察来了，定眼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黑鬼”居然敢与一位金发蓝眼的白人动手打架！他当然知道应该拘捕谁了。

马歇尔的犹太人老板摩西·舍恩先生(Moses Schoen)，到警察局将他保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马歇尔用温和的语气，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他的犹太老板静静地听完了，不但没叫他赔偿丢掉帽子的钱，还拍着马歇尔的肩膀安慰他道：“瑟谷德，你做的一点都没有错，做人就该如此的有原则！”这是马歇尔一生中第一次的种族冲突，对他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整个中学期间，马歇尔算不上是位好学生，充其量只是一位普通的B级学生而已。他虽然学习成绩马马虎虎，毫无过人之处，但是在由学校组织的学生辩论团里，马歇尔却是位明星级的人物。他的冷静聪敏，他的口若悬河，他的才华洋溢，他的雄辩滔滔，使他成为了学校学生辩论团的主将人物。马歇尔以前三名的好成绩从中学毕业时，在将来的职业栏上，只填了两个字：律师。

周边环境对一个年青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中国古时的孟母三迁，正是此意。马歇尔就读的那间有色人种培训中学(Colored High and Training School)，是一间早期由德国人开办的小学，经过了70多年的岁月后，巴尔的摩市政府才将之改成为一间而且是唯一的一间黑人中学。

马歇尔在1921年到这就读九年级时，这间有色人种培训中学，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饭堂，更没有操场，除了破烂，还是破烂。这间已有38年历史，楼高两层，只有16间课室的黑人中学，其周边环境，是值得人们担忧的。

紧邻着学校是一座监狱，监禁的囚犯，全是清一色的黑人，而所有的狱警，则是清一色的白人。瑟谷德·马歇尔从窗户往下望，可观监狱全貌，白人狱警用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语言痛骂黑人囚犯的声音，在课堂里清晰可闻。长年累月下来，马歇尔不停地思考着一个使他心烦意乱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吗？这就是美国所标榜的司法公正吗？

在中学期间，马歇尔就将《美国联邦宪法》背得滚瓜烂熟，几乎倒背如流，他不但能朗朗上口，而且还将之深入研究，他发现了目前的美国社会和司法制度，严重地扭曲了这部人类第一部伟大的成文宪法。

在中学毕业前，马歇尔的父亲威廉·马歇尔因为生病，只得休闲在家，收入全无。他母亲勉强维持着一份半工，靠着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养活着全家。马歇尔家庭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经此肇变，立即亮起了红灯。

马歇尔的哥哥奥布里·马歇尔(Aubrey Marshall)，书读得很好，他的父母企望他将来成为一位医生，至少也要当上一名牙医，同时企望马歇尔成为一位律师。马歇尔计划着在中学毕业后，就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杰斯特郡牛津镇的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 Chester County)去读法律系，而林肯大学也已经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但在当时冷酷无情的现实环境下，这个期望恐怕要落空了。

林肯大学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原名为“黑普林斯顿大学(Black Princeton)”，在阿伯拉罕·林肯总统被刺杀遇害后，为了纪念林肯总统而改名为“林肯大学”。在马歇尔中学毕业前，他哥哥已经是林肯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了，可是因为父亲失业，收入全无，欠下的 330.50 元的学费，毫无着落，面临着被学校停课威胁。

马歇尔的母親诺玛·威廉斯只得去找教堂的约翰·麦卡洛牧师(Reverend John McCullough)求助。正好约翰·麦卡洛牧师也是林肯大学的毕业生，于是就以牧师和老学友的双重身份，给林肯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说明马歇尔全家的真实情况，指出奥布里·马歇尔的父亲卧病在家已经一年有余，母亲则是收入甚低的半工老师，所以没有钱交学费。

林肯大学的校长回信说，由于他的解释和推荐，他们会破例考虑。基于这个原因，奥布里·马歇尔才得以幸运地继续就学。可是马歇尔就没有他哥哥那么幸运了，家中是不可能供两个儿子同时上大学的经济能力的，无奈之下，为了上大学的学费，自 1925 年开始，马歇尔自动停学，干起了他父亲的老本行，到火车上当餐厅服务员。

这第一份正式工作，给年轻的马歇尔上了人生至为宝贵的一课，他冷眼观之，到处都是因为种族歧视引起的不平等。在整个铁路局，白人的工资不但比黑人高，而且还有工会的保障，黑人只有 55 元一个月，而且没有像白人那样另有加班费。

有一次，马歇尔和一批火车上的黑人同事们，半开玩笑地讨论了他们是否也应该成立一个黑人工会，来保障大家的利益和权利，其实这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但是当火车返回到巴尔的摩市终点站后，一位白人检查员走向那位戏言要组织黑人工会的同事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把你的制服脱下来，你被炒鱿鱼了！”这突然而来的状况，令所有的同事都目瞪口呆，互相怀疑起来，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的白人在场，除了有黑人自己的内奸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马歇尔闭着眼睛埋头苦干了六个月，直到赚够了自己一年的学费，于是辞了工，带着背包，直奔宾夕法尼亚州撒斯特郡，离家 55 里之外的林肯大学。

马歇尔和他的哥哥奥布里·马歇尔不一样，奥布里·马歇尔知道家中的环境，知道金钱来之不易，于是勤奋好学，努力向上。可是马歇尔的第一年，是在吊儿郎当的心态下度过的，两兄弟经常为此发生口角，吵嘴吵到甚至于连话都不说。

大学生涯的第一年，唯一使马歇尔兴奋的，就是他参加了林肯大学的辩论团，这是马歇尔的优势，也是他最大的兴趣，很快地，就像当年在巴尔的摩市中学时一样，马歇尔成了林肯大学辩论团里的明星主将人物。

那一年，马歇尔是林肯大学辩论团四位名嘴之一，在巴尔的摩市一家教堂的一千多位听众面前，马歇尔展示了他雄辩的才华，大胜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辩论团。战果不只如此，接着他又到波士顿摆平了哈佛辩论团，更将英国剑桥辩论团说得哑口无言，举手认输。这些磨练和经验，为马歇尔未来的律师事业奠定了雄厚的本钱和扎实的基础。

马歇尔的祖父和父亲两代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别人尤其是白人轻蔑地叫他们为“黑鬼(nigger)”，有着异常的反感，这是一句充满了歧视和鄙视的恶毒语言，就像他们称呼中国人为“清(ching)”，称呼日本人为“架头(jap)”一样，这些都是些没有教养的下等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与东方人的一句带有侮辱性的惯称。

马歇尔本人对“黑鬼”一词，虽然也是讨厌，但他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黑鬼”称呼的问题，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本来就是天生的黑皮肤，因而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冒犯。

马歇尔甚至于一度提议，将“nigger”改成为“Nigger”，将之变为专有名词，如此一来，可将坏事变好事，就像美国白人在夏威夷接受夏威夷当地土人呼之为“夏乐(Haole)”一样的皆大欢喜。但是这个理论却遭到几乎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反对，马歇尔不愿逆水行舟，只得作罢。

马歇尔从小就是一位能够忍辱负重之人，他从不逞匹夫之勇，但绝不是懦夫，这从一个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坚忍性格。马歇尔的父亲威廉·马歇尔在家养病一年有余，身体逐渐康复起来，由于他是一位有多年经验的餐厅服务员，他很幸运地在马里兰州的旅游胜地吉布森岛(Gibson Island)的一家专为富有的白人开办的高尔夫球吉布森岛俱乐部(Gibson Island Club)里，找到了一份餐厅部经理的工作，负责安排客人的饭局，并负责俱乐部里的黑人雇员的一切人事问题。

这家档次甚高的白人俱乐部，牛气冲天，出入的客人，非富则贵。在俱乐部的大门口，挂着一面闪闪发亮的铜牌，上面刻着“黑鬼与狗 不得入内(NO NIGGER & DOG)”的字样，可谓极尽侮辱人性之能事。

暑假期间，马歇尔为了能够有机会赚到第二年的学费，就在这家俱乐部的餐厅里当服务员，他每次经过大门口看见那块“黑鬼与狗 不得入内”的铜牌时，就觉得有一种迎面而来的侮辱感。可是，这份收入相当丰厚的工作，对刚二十出头的马歇尔来说，是有着难以言语的重要意义，马歇尔也极度的重视这份暑假工，只得逆来顺受，强行忍之。

有一天，餐厅来了一大帮客人，其中有一位是势高气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现任美国联邦国会参议员，他一进门见了马歇尔，劈头一句就说：“小黑鬼，给我弄点喝的！”马歇尔没想到，堂堂一位现任的美国参议员，竟然如此没有教养和人品。

马歇尔咽了几口唾沫，作了几个深呼吸，才将心头之火压住，为了学费，马歇尔只得强忍住一肚子的怒火，整个晚上，他就在那位美国参议员左一句“小黑鬼”右一句“小黑鬼”的大呼小喝下度过。可是，临走时，那位嚣张跋扈的现任美国参议员，却给马歇尔在桌子上留下了20元的小费！在马歇尔一年需要交300元学费的比较下，这的确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一连好几天，那位美国参议员每天都带着朋友们来应酬和用餐，每天对着马歇尔都是大呼小喝，“小黑鬼”“小黑鬼”的叫个不停，但每天都给马歇尔20元的小费，

马歇尔为了这笔相当可观的小费，强忍怒气，在该参议员临走之时，他还是礼貌地说：“非常谢谢你，先生！”

几天以后，站在旁边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的威廉·马歇尔，实在是憋不住了，把他儿子拉到了一边，指着他的鼻子向他咆哮说：“你给我滚蛋！你被炒鱿鱼了！对于这种混蛋，你居然还尊敬地叫他什么‘先生’，你把我们黑人的尊严都丢光了！”

马歇尔对着连眼睛都已经气红了的父亲解释说：“你儿子是那种窝窝囊囊没有出息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那点学费？不然的话，我早就把他的鼻子打歪了！”由此可见马歇尔处理事情，不但冷静，而且有着非凡的忍耐力。

在吉布森岛的暑假工作期间，马歇尔收获的了另外一个经验，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有助于马歇尔思想上的成熟，那就是在不失去本身立场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一些棘手的种族问题。

在马歇尔的客人中，有一对彬彬有礼的白人夫妇，不但给马歇尔丰厚的小费，还对他礼貌尊重有加。有一次这位白人妇人单独开着她丈夫的劳斯莱斯(Rolls Royce)来吃饭时，半路上车子发生了一点小意外。马歇尔闻之，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前去协助，并用电话通知她丈夫前来接她回家，这对白人夫妇对马歇尔的为人，深为感动，遂与之相交为友。

过了没多久，这对白人夫妇在他们位于巴尔的摩市的豪宅里举行宴会，特请马歇尔前来协助，招待客人。宴会开始前，该妇人带着马歇尔参观他们的豪宅，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摆满了小孩子的玩具，他们告诉马歇尔说，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故作此布置，聊以自慰。

马歇尔听后，不经意地说，他知道有一家孤儿院，就是缺少这些玩具。该对夫妇闻之，对马歇尔说，愿意将玩具全部捐给他们，就请他做个安排。但是当这对夫妇听到马歇尔无意中说是捐给一家黑人孤儿院时，立即变了脸，改口说已经改变了主意，他们是不会捐任何东西给黑人孤儿院的。

马歇尔听后怅然若失，这给他自己一个新的人生议题：孰令致之？这全是白人之错吗？自己也是黑人，而该对白人夫妇对自己是优礼有嘉，但对其他的黑人，则完全不一样，看来美国的种族问题，并非光是“歧视”两字就完全解释得了的。

在吉布森岛的暑期工作期间，马歇尔从实际情况的观察里，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并非所有的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比如说这家俱乐部的总经理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自己以前打工的帽子店犹太人老板摩西·舍恩，和经常到自己家找父亲聊天的那位白人警佐威廉·库克(Captain William Cook)等等，都是一些温和有礼思想干净的白人。

尤其那位罗伯特·福克斯先生，不但毫无种族歧视的观念，也是自己父亲的酒友，两人还成了莫逆之交，这种亲身体验，深深地影响着瑟谷德·马歇尔，使他将来在处理种族问题时，特别的谨慎，不走偏激和极端的路线。

威廉·库克每次到马歇尔家作客时，都会在敲门后站在门外等着威廉·马歇尔出来，因为他知道威廉·马歇尔有条人生处事原则：任何白人如果没经他同意而擅自进入他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用枪击之。

威廉·马歇尔之所以如此是有前因后果的，那是一件发生在当地的暴力案件引起的必然情绪反应。事情是这样子的，1875年7月31日，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西巴尔的摩市的警察局，接到了有人报警，说有家屋子里开派对的声音太吵闹了，使他们没法睡觉，请他们前去约束和干涉一下。

奉命前去处理的是矮小但孔武有力的白人帕特里克·麦克唐纳警佐(Patrick McDonald)。他敲开了正在开派对的黑人屋主丹尼尔·布朗(Daniel Brown)的大门，提醒他们说现在已是凌晨两点了，他们的闹声，已经严重地打搅了邻居的安宁，请立即将派对结束。

屋子里的人，正在兴头上，见前来敲门的竟然是位警察，而且是位白人警察，于是乎更加的大吵大闹起来，并不时夹带着一些不文明的种族歧视语言。这位红脖子警佐见状，不由勃然大怒，用手指着黑白混血儿布朗凶巴巴地说道：“你最好是立即停止派对，以免挨揍！”已经半醉的布朗趋前两步，怒气冲冲地反唇相讥说：“什么？挨揍？凭你？敢吗？”

麦克唐纳警佐立即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了布朗的挑衅，朝着他当头就是一警棍，将他击倒在地，霎时间血流满脸。布朗的妻子见状，立即吼叫着跑出来抢救她躺在地上的丈夫，还没等靠近，就被满眼红丝的麦克唐纳警佐，使劲地将她一把推开，同时拔出了手枪，朝着踉踉跄跄挣扎着要从地上站起来的布朗的脑袋开了一枪，他立即被射死在现场。

这件悲剧惹火了整个巴尔的摩市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惹火了马歇尔的外祖父以塞亚·威廉斯，他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白人警察对手无寸铁的黑人无理滥用武力的暴力事件，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示威和会议，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反抗。

1875年8月5日，以塞亚·威廉斯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学院(Frederick Douglass Institute)的广场上发表激昂演讲，指责巴尔的摩市白人政府当局违反人权，忽视法律，没有对黑人尽到保护之责，尤其是随意的非法警察暴力事件，时有所闻，而在对黑人办案进行拘捕时，亦不按正常程序处理。

这次的布朗的暴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洲裔美国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有个说法，有个交待，有个司法的正义，更要有着同白人一样的生命保障，自由地在夜晚追求快乐的权利。

第二天，法庭还没有排出开庭审理的日子，全是白人掌控的《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替巴尔的摩市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充当魔鬼辩护人了，说他们并没有见到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的政策存在，而以塞亚·威廉斯的指控，是没有使人信服的道理和任何实际证据的。

在庞大的黑人群体和社会压力之下，麦克唐纳警佐被马里兰州检察官以“一级谋杀”的罪名正式起诉。1875年11月15日，开庭审理此案，整个法庭，充满了白人和黑人，挤得水泄不通。从第一轮交叉盘问(cross exam)的十多人的供词中，事实真相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以塞亚·威廉斯的指控是对的，而《巴尔的摩太阳报》也不再发表他们的种族歧视“预言”了。

1875年12月22日，终审辩论(closing arguments)开始，以塞亚·威廉斯坐在法庭的最前排，双眼愤怒地盯住了辩方的律师，以肢体语言在告诉他：别再花言巧语地狡辩了，那是没有用的。

第二天，也就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陪审团作出了结论：麦克唐纳警佐的“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但“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这个法庭的判决，虽然没有得到巴尔的摩市黑人社区的满意，但是可以勉强接受。

以塞亚·威廉斯在这件事情之后，变成了巴尔的摩市地区非洲裔美国人的精神领袖。他意气风发地告诉他的朋友们说，如果有白人胆敢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而私自进入他家门的话，他将毫不犹豫地开枪击之。影响所及，马歇尔的父亲威廉·马歇尔，亦在日后作出同样的声明。（待续）

2011年2月23日 高胜寒 在美国华府

